



曲艺小丛书

沙家浜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唱 詞

沙 家 浜

夏 景 圖 改 編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6 5 · 6

沙 家 浜

夏景图 改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frac{1}{64}$ 印張：3 $\frac{3}{8}$ 字数：73 千

1965年7月第一版

1965年7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回 目

第 一 回	1
第 二 回	18
第 三 回	39
第 四 回	56
第 五 回	75
第 六 回	99
第 七 回	118
第 八 回	138
第 九 回	158
第 十 回	181
第 十 一 回	200

第一回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畔炮声响，
全中国人民抗日怒火高万丈。
蒋介石卖国求荣不抵抗，
汪精卫认贼作父投东洋。
鬼子兵烧杀抢掠逞兽性，
毁灭了多少城市和村庄。
全国人咬牙切齿恨蒋贼，
黑夜里殷切盼望见太阳。
毛主席发出坚持抗战伟大号
召，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来救亡。
大地到处燃怒火，
干戈四起抗东洋。
新四军东进江南入敌后，

直打的日本鬼蒙头轉向手脚
慌。

日本鬼妄想消灭新四軍，
一九四〇年在苏南展开了秋
季大扫蕩。

新四軍为寻找战机打胜仗，
主动轉移奔他乡。

十八名伤员不好带，

安排在常熟县阳澄湖畔沙家
浜。

(白)新四軍瞅了个空子打了个胜仗以后，主力部队突围出去，进入了武进县地区。这一情况日本鬼子知道不知道，知道。那日本鬼子为什么不去追呢？其实他們心里明白，去追的話也是瞎子点灯，白費蜡。于是就把目标集中在这一部份新四軍的伤员同志身上。日本鬼子糾集了几万人馬，由鬼变子带路，伪軍部队配合，用鉄壁合圍的战术，想把新四軍伤员一网打尽。不

几天合围收口以后，到了新四軍伤员住的地方——沙家浜。

鬼子兵燒杀三天整，

沙家浜变成了閻王堂。

全村里人喊馬嘶叫，

机关枪架在房頂上。

大路上不見人來往，

湖面上看不見船航与帆張。

第四天忽然一陣号声响，

日本鬼集合离开了沙家浜。

乡亲们陆陆续续回乡井，

村里边疮痍满目真凄凉。

墙壁上到处是枪眼，

残垣断壁破瓦房。

破箱烂柜遍地是，

沒有一处好門窗。

残火余烟到处冒，

人屎馬糞布滿庄。

大街小巷全一样，

沒有一处好地方。

(白)那位同志問啦：你說了半天，那十八位傷員同志怎麼樣啦？你先別慌，常言說，心急喝不得熱稀飯，說書的只有一張嘴，聽我慢慢的道來。

你往那村頭茶棚底下看，
有一位婦女正在忙。

看年紀三十四五歲，
一身的農家打扮布衣裳。

頭上梳一個蘇州元寶髻，
旁邊的釵環直晃蕩。

紅中透白漫長臉，
細眉大眼睫毛長。

鴨蛋青小褂真合體，
粉紫邊鑲在毛藍褲腿上。

她就是共產黨員阿慶嫂，
為革命出生入死堅如鋼。

她家中貧寒無依靠，
經受了多少辛酸和風霜。

她丈夫名字叫阿庆，

两个人相依为命度时光。

为了抵掉閻王帳，

夫妻俩到地主庄园把佣人当。

人间的痛苦她尝尽，

有一次，被地主绳捆锁绑在房

梁。

多亏了阿庆来搭救，

两个人深更黑夜逃出庄。

在江南参加了共产党，

为偵探敌情经常去苏杭。

三年前常熟县委作决定，

阿庆嫂派到了沙家浜。

建立起秘密联络站，

联络员重任她承当。

村头上开了个“春来茶馆”作掩

护，

她公开的身份是老板娘。

这一次鬼子来扫荡，

她心里比誰都緊張。

(白)阿庆嫂为什么紧张呢！因为三天前陈县委当面向阿庆嫂作了指示，在日本鬼子沒到沙家浜之前，无论如何要把伤员同志安全轉移。如果不能突围，暂时撤进阳澄湖芦葦中隱避；过些时候再行活动。同时担心伤员临走时，只是带了些老乡們送給的糲子、鍋巴；芦蕩无遮无盖，又怕伤员同志們受不了。郭指导員說：“我們有紅軍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吓不倒我們。”指导員又告訴阿庆嫂，要她通知民兵带老百姓轉移，把余下的粮食收藏起来。最后約定：如果村里沒有情况，阿庆嫂馬上派人去蕩內送信，組織漁船，把伤员同志們接回来；如果既不見漁船出航，又无人送信，說明村里情况严重。

阿庆嫂回到小茶館，

心里不佳暗思量；

現在已經天过午，

鬼子兵不会再回庄。

同志們在芦葦蕩受凍又挨餓，
得赶快备船接回来养伤。

阿庆嫂正然拿主意，
沙七龙背后跑慌張。

“阿庆嫂，不好啦！”

(白) “为什么！七龙兄弟？”

七龙說：“胡傳葵帶着队伍进
了庄。”

阿庆嫂說：“来的队伍是啥番
号？”

一共有多少人馬多少枪？

队伍的紀律怎么样？

身上穿着啥軍装？”

七龙說：“人數大約四五百，
使的是乱七八糟的杂牌枪。

上打着不紫不黑的旗一面，
狗牙边子是鵝黃。

上写着‘忠义救国軍’，

忽忽啦啦空中揚。

看帽花好象是国民党，
身上穿着綠軍裝。”

阿庆嫂一听是偽軍，
不由得心里一陣涼。

这真是前門剛走一只虎，
后門又来一条狼。

胡傳葵此来必有变，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七龙說：“我听說还有地头蛇
刁德一，

现在是胡傳葵的参謀长。

阿庆嫂！防人之心不可无，
咱们的头脑要健康。”

阿庆嫂說：“鬼子前边剛剛走，
他們后边紧跟上。

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这里边一定有名堂。

他們路过还是久住，

咱們首先要摸清這情況。
傷員暫時不能接，
胡傳葵走后再商量。
七龍兄弟先回去，
想辦法先給傷員送干糧。
各家各戶傳達到，
不能談傷員事一桩。”

(白) “好!”

沙七龍離開茶館不一會，
胡傳葵的前哨來到村頭上。
一個個大槍手中提，
槍上的刺刀直閃光。
刁小三搖頭擺尾前頭走，
拖拖拉拉緊跟一大幫；
刁小三矮得象盤牛屎堆，
脖子倒比腦袋長。
扒鼻子、斗雞眼，
滿嘴的黑牙臉焦黃。
別看他長得挺難看，

他心眼儿里边爱漂亮。

抹了一脸雪花膏，

手里拎着盒子枪。

腰围一串九龙带，

枪绳套在脖子上。

他是刁德一的堂兄弟，

小时候长在沙家浜。

长大后狗仗人势作坏事，

敲詐佃戶欺四方。

自从日本鬼子占了常熟县，

他跑到城里把汉奸当。

后来又投奔堂兄刁德一，

这一次随着队伍回了乡。

刁小三带着队伍往前走，

迎面来了个小姑娘。

看年纪不过十五六，

前几天逃反刚回庄。

她手里挎着个大包袱，

正和小三他碰上。

刁小三上前就把包袱搶，
一把抓住小姑娘。

“姁！你模样长的这样好，
虚度青春太冤枉。

今天算你的运气好，

走！跟三爷到司令部里把福享。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

保险你一生净穿新衣裳。”

刁小三对着姑娘耍流氓，

小姑娘吓的臉焦黄。

她扯开喉咙喊救命，

忽听见背后有人开了腔：

“住手！”

刁小三放开姑娘一回头，

小姑娘脱离虎口逃进庄。

刁小三抬起头来看，

见茶棚下有个女人正在忙。

中年妇女人一个，

举止行动挺大方。

刁小三心里生闷气，
他媽的，原来是这个女人在嚷
嚷。

她真是灶王老爷查户口，
管闲事管的这么宽。

又一想，哎！我在沙家浜住的
时间不算短，

为什么不认识这位老板娘。

刁小三坏事未逞正扫兴，
一头火都出在阿庆嫂身上。

刁小三朝着两边一摆手，
当兵的嘩啦啦子弹推上膛。

唰一声围了小茶馆，

刁小三阴阳怪气开了腔：

（白）“喂！你是干什么的？”阿庆嫂
这时候不慌不忙，慢悠悠的回过头来，脸
上似笑非笑的说：

“我干啥的你没看见吗！
普通百姓很平常。”

里外三間小茶館，
六張桌子一爐堂。”

(白)刁小三說：“房里有沒有人呀？”

“老总！放心吧，我里边沒有窩
土匪，

也沒有汉奸鬼子里边藏。

我只是单身人一个，
用不着摆陣布势动刀枪。”

小三說：“他媽的，不管你窩
沒窩土匪，

我看着你这个买卖不对庄。

(白)搜！” “慢着！”

阿庆嫂說：“你們要搜我不阻
擋，

但不知你們这是啥規章？

不管哪一朝来哪一代，

总不能不叫百姓务农与經商。”

小三說：“天老爷老大我老二，
我管你什么务农与經商。